

定襄縣志

藝文下

貞

T 3150/3803.82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4

續童年五正雍

定無心歸來

藝文志

定興縣志卷之八

定興縣志卷之八

*

藝文志卷之八

定襄縣志卷之八

定襄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文之不可已也所以攷往俟來撫虛証實存正史也太史公躬覽載籍必廣記併輯之令學者原始要終瞭然如指掌斯亦古今得失之林耳余觀襄志所載遺事多奇如開門峪漆郎洞温侯飲馬池竝足供騷人遷客與夫少年游俠一時歛歛憑吊之資迺後之人弗深攷缺焉無文何沒也所記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者不必傳可傳者不及記深可惜哉續志曰文之
為藝情致遠矣非博雅君子未易語此作藝文志
碑文

大修城池記

張九戩 邑人

晉北與虜隣每秋高峰火通太原逼處襄邑 天
子勅有司慎固封守粵我襄城池久儉於高深一
聞羽書難免多恐是其繕脩殆不可緩者適分巡
沈公以文武全材保釐晉土其振紀宣猷伸枉抑

梗固不惟減而於安攘至計籌之尤熟乃宣布天
子德意酌量士民情力命併舊城之厚為五十五
尺高為四十三尺池之深為二十一尺闊為二十
七尺而又西以翼垣帽以輒埤竅以敵洞列以戍
櫓煥以新門與夫揀度方畧餼廩稽授罔不綢繆
於是富頡輸財貧願輸力歡成子來遂因時奏功
益巍然淵然後即間有虜警得常恃以無恐誠萬
世保障也豈惟城池為然凡公鞏固休澤不啻殊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二
渥且與城俱高與池俱深而民可恃以無恐矣國
家聖謨神武足以固我疆圉無憂邊警胡獨先于
城池之慎理為蓋天子當陽聿修文德忽內治而
勤遠畧良非勝筭此王公設險以守國並天險之
不可升非得策之上者乎而更有進于險者昔孟
子右人和于地利語能守也倘得地利復以人和
守之則勝算常在我雖與天地竝悠久焉可也工
始於隆慶二年二月訖于七月襄之官僚士庶感

德無窮也共勒石記之沈公名人种字時雍別號
練城直隸嘉定人以名進士由天官部郎出官吾
晉董其役者則知縣李公廷儒陝西靜寧州人巡
督匪懈則主簿楊公師魯陝西寧州人它如徐公
兩陝西膚施人典史李公楨直隸河間人訓導劉
公承恩山東朝城人分勞就列協恭有終餘董一
面一工者多其負役悉載碑陰法得併書以昭襄
事以告後來云

定襄縣包城記

王興知縣

于稽往昔定襄故號戎馬地方今名王移牧左賢
款關浹四十年矣然北抵雁塞纔百餘里而陽防
盤道諸阨口在焉紅市河保僅一水界塞幕亦
只兼夕途耳每秋高峰火警太原朝發夕至故世
廟時虜騎數薄城下城故壘地為嶮乎從來無聞
攀躋患從來無患則不患矣邑士大夫猶塵不必
然之憂當事者亦周未然之防於是畫磚石之議

而條方畧以聞時余方拜楚命將之楚并挽余而
疏責其成功焉謂宜未雨而畫綢繆之計以逸道
使民民亦不知其勞乃余鯁鯁焉非不辨頑靈謬
謂迂臣者有心計也姑以牛馬力未疲斲以髮膚
効之耳初議金錢凡巨萬計余為財什之二凡九
千有奇焉歲甲辰鳩材它材易具也至石巨未易
計鉤錮如議責之肩頭不勝病且不勝逾時矣余
更議釋來役者於田以日餉易牛馬且寬之農暇

澤堅之後畜牛馬者爭應募獵未深而巨石累、
積四面矣計所需日餉方十七也乙巳營成事余
偕一二僚友日時勞來之獎勤劓情甫四歷月而
成功告矣去畫期猶再月也則所未役之日餉亦
大夥矣材之羨計三千金餉之羨計五千金統之
實八千奇矣邑方藉永賴於斯余何利有樽金之
名然實撤濫撤情非故趨苟趨畧也無苟無略之
為樽烏容避之而以金錢為泥沙乎城之西南半

辟疊石者八疊磚者八十有四東北半壁權石之
盈晉增一疊而省磚二疊焉仰連雉堞雄四十二
尺西之則九千九十尺也石入深凡五尺磚本七
列末五列以漸盈縮焉又以衆力之餘營層樓者
五磚樓角樓者各四鋪屋者二十五內之女牆外
之護壁則週環峙焉觀者曰壯哉金湯乎然形險
藉之無形也余曷敢哆言壯又曰永哉保障乎然
既久始見可久也余曷敢哆言永告成之日學士

子共思詡其績夫錢穀須之公帑丁夫須之成卒
衣稅食租謂何而以一日之辛勤聞慰勞也固謝
迺得謝至事之始末不可不聞之後於是命之石

定襄縣題名碑記

王立愛 知縣

天下郡縣皆有題名石勒諸貞珉後先編次誠盛
舉也而定襄獨闕襄故漢縣先代無論已我明
二百四十餘年來蒞茲土者不知幾若而人竟無
撮而紀之者豈故實之大都迫近虜穴先世用武

之地兵燹靡常文獻凋謝去來之跡若存若亡徒
遡其名實而識之曠然無所攷可歎也予閱舊乘
邑丞之裁與裁學訓一人近在耳目識之猶有人
乃巡檢司邊儲倉廣濟倉各大使問之父老
且憐然矣若道會司并印無之殊不可曉尤可歎
也夫徵寔必以名之之不存實將焉附矧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脫終聽其湮沒使後之人即欲指其
中孰為可法孰為不可法道無繇也且襄故無志

有之自邑人劉紹先始刻于無極安公存什伯于
千萬耳余感慨久之治襄之五年始有修乘之後
因謀之同寅楊君伐石于山據舊乘所紀及近時
可知者命匠石鐫而紀之令載上方仍次以承存
制也簿次之尉又次之各虛左以俟不獨後來者
鱗次而列相為輝映將一寓目而後先有事地方
者如列一堂指掌可盡文獻其有徵也夫

大修縣治記

前人

蓋聞聖人序易至蟲慨然于維新之化也曰非獨
人事抑亦天行也天不能使萬物之常運不救則
不能使故者之久敝不更而及其更也不畏流俗
不辭艱難斷之焉與天下謀始此有事者之所以
利涉川也迺狃於因循者曰吾將有待也夫我欲
不任勞怨而聽其壞以待後人後人復待後人天
下事不可支矣今夫父與子謀也曰吾將庀椽櫨
而材爾宮也鳩墁瓦而飭爾垣也而其子亦曰夫

子必精而椽檁也堅而墁瓦也何也知乃翁之規
置者深而思貽者遠也令謀之不圖而故憚一時
之議不為涉川為異止不為終古為往吝吾想為
子若孫者抑何賴此靡、之前人為耶而况經營
一邑之大要其所謀更有什伯於家者乎值 今
上御極之四十季壬子仲春予承乏拜命來令太
原之襄周覽縣治之習於蠱也為之慨嘆曰以邊
徼疲邑釀此積壞不紀載年甚矣難乎其為民也

當吾之來不能更始而以積疲為憚所弗安也當
吾之來諸務倥偬舍而圖之寧能及也甞勉拮据
冀以寡過而圖稱塞者亦既不遺朝夕矣越明年
夏淫淋為祟官舍城垣所在傾圮未可勝紀始議
舉事嘿觀陰陽之會熟察時勢之宜鳩工集材氣
日定筭次第而新之非徒飾觀美也要以撤朽壞
決壅蔽增所以不可無而去所不當有耳縣治前
街舊樹屏塞門今規而南闢周行也舊未有旌善

亭割俸五金有奇買屏東民杜奇隙地橫直各一丈六尺初而為之示不侵也建申明亭於屏西官地以相稱也舊申明亭在屏之南今規為陰陽醫學以補未常有也縣治頭門北徙十餘武前建坊楔題曰古晉昌志襄舊也中設門以時闔闢便民往來也循門而上東建土地祠于舊賓館地去舊祠之卑陋示無褻也東之東建賓館于舊土地祠地去舊館之湫隘且題其堂曰好問示虛受也儀

門外添蓋東西序為里胥收糧棲泊之所示安也儀門內撤戒石亭而殿之懸戒語于門簷日瞻而望焉示儆若也正堂舊名應宿今更為忠愛示不忘君民也堂故無題名石詳勒而記之示顯也堂後東舊有書屋三楹幾於荒廢栽而葺之西向列門頭曰仕學軒示不忘考古也西為廢署空地可植卉木花草東向列門題曰種花處示所寓目也後為寅恭堂改題四知示謹廩也堂後院規一門

題如水清署又進為堂題可與天知竝志吾素
也東更置三廂房西垣其一聊取便也宅後為樓
屋題曰寧遠樓下題戴生居示邊徼重地不忘儆
也縣堂東為簿廳東南為尉廳潔飭有加堂東西
六案蓋覆如新示整也西案後為囹圄別規三舍
於獄門內之北以收罪疑惟輕者示寬恤也此縣
治以內者也然縣固舉乎一邑之大而治寧區
一衛宇之為狹小平哉故

廟崇有修隆文教也院司行省有修崇憲體也祝
聖演禮于公署非制也則修復

聖壽院肅禮體也更籌支點於公堂太宰也則建鼓
于南樓懸鐘於東臺備邑制也預備倉儲惟建廩
今規上殿而廳大門內增剏二殿既便郵使按查
且無慮積貯也西北城垣圯墜九十六丈七尺議
費公帑金補築八閱月而告成城樓各新以扁北
樓危兀更加葺理題曰覽勝昭其概也社稷壇舊

定襄縣志
卷之八
建于北方向弗協也今規而西屬庚社稷司成
萬物庚有實義始當也漏澤園舊建於西下濕
不宜也今規而北為幽地勢高燥遺骸從此不
朽情始安也推而僧會有葺舖舍有增坊模有徙
古墓有表咸不辭夫煩勞而

隍廟而闕祠而梵刹而龍洞而七巘苟有關於民情
舉無難于更置雖其無大不飭無細不新若見為
紛更然必一事就始又新一事也一工畢始再舉

一工也其心故不能安於盡其圖亦何敢棘於欲
是以規制甚詳成功不驟且自城垣而外唯學宮
臬司議費公羨猶不足當十之五它悉取諸祿餘
佐以醵金即徧有所新而人若罔聞也歷時雖久
而民益樂趨也董是役者初為尉胡君大成繼而
簿楊君元正之力居多焉始工于癸丑初秋迨丙
辰秋中乃竣事遂進諸文學弟子及父老子弟宣
之使言曰茲舉也令有浚民膏脂以沽幹蠶之譽

者其直書吾過今有侈志營繕固恤民力以階之
厲者其直書吾過今有徼福于鬼神以欺人欺天
欺吾心者其直書吾過乃相與躍然喜煌煌于堂
序之間也于是欣然先文學弟子父老子弟執爵
而祝曰治有堂迎日之陽俾爾襄世濟其昌再祝
曰治有構迎星之宿俾爾後世錫之祐三祝曰治
咸秩百度維則俾爾極世承其德嗚乎嘻哉予將
拭目以觀後來君子太平之盛豫章王立愛記

重修廟學記

崔

允進士
代州人

上天降衷聖人立極唐虞司徒之職夏商周庠序
學校之教皆所以明人倫而立人極也吾夫子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傳道立言功及萬世有國家者
莫不崇奉自京師至郡邑各有廟而春秋通祀大
中祥符中追封至聖文宣王歷代咸宗之今天
子御極首降明詔復加大成之號遣使奉祀修廟
我國家創業以來褒崇先聖之禮振起斯文之

脉典制輝煌規模宏遠誠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文襲古名邑風土淳厚人物秀爽由宋及金懷才
抱藝巨筆洪文之士如孫狀元國鎮趙愚軒宜之
李舟虛之和宋東臯才美師友淵源賢々接武禮
義之風猶存者縣治南舊有廟學兵火赫蕩之餘
惟正殿及碑樓耳遺址為居民所侵屢經營葺闕
而不完地震之變益加摧圮大德十季春趙公來
尹斯邑下車謁先聖廟曰治道以善俗為本要使

斯民知孝弟忠信禮義庶耻而后可以承流宣化
今儒宮荒廢如此何以育材勵俗出政教於百里
乎於是銳意興修慨然以振起儒風為己任與達
魯花赤塔海普蠻太不花主簿張巨淵及二三士
子協謀唱和載經載營割已俸以為工費邑人觀
感以貲以力不勸而來命儒寇昇麴惟有武孝思
李崇董其役公等計資用指受工作夙興夜寐暑
雨無懈經始于丁未之仲春落成於是秋之七月

侵者復廢者興罅者補撤舊者新創作者起廢庭
 庶序齋庫庖厨石經之字禮奠之器莫不完具廣
 明倫堂于北闕櫺星門于南繪諸子像軸三十有
 六構瞻學廡屋楹大小十有五裁正方隅崇峻垣
 墉廟貌巖々左右翼翼々巍然壯麗煥焉輝光聳邦
 之瞻敬為學者之依歸於崇儒養士化民成俗可
 謂勤矣師生講疑進德脩業于斯能無負公誘掖
 作成之意而後可公諱德温字良輔保定人清慎

才幹篤於愛民故其為政知所先務云

定襄縣廟學碑記

房象乾 教諭

余乾不敏蹶於公車者且復再思為焚舟之計歲
 癸丑以乙榜得請如例主爵者為註教晉昌儼然
 擁臯比焉至之日是為 王侯菁翁治晉昌之二
 年晉昌襄子故土塞北崎嶇巒序僅存故事湫隘
 圯壞不堪瞻望巍巍宮牆飄搖風雨間幾與闌闌
 等而俎豆寢衰矣我明正嘉之際朝邑王侯始改

大

先師廟祥符張侯相繼增飾乙酉清澗白侯恢拓明倫堂然於會典所載

先師禮掛漏且多陵遲至今又三十餘年圯壞益甚文明之運幾何能振乎夫晉堯舜禹故都也其間孕毓之奇鬱發之厚即絕塞徧徼少泄其靈旋符其應若水在地隨掘而泉攷襄掌故遠者弗論如戴公之領解額於國初郭劉二公之備宮案於坊

局雷光祿之精誠貫日以及楊喬臺垣諸君子後先炳烺文章忠節甲於他邑近如傅司成詞林擅美鄭大叅邊陲著勩同時並出山川磅礴之氣鍾於斯人者一何篤也乃今孝廉應公車者肩摩轂擊人文方盛而育才之地反曰頽蕪侯所為顧瞻塵念也亟請於當事計以大盈之美為補葺費悉報如議而猶不足也侯曰此何論費哉即儉於報而浮於出守土者事耳吾以不腆之俸出而補之

屬其幕胡君大成董厥事始役於甲寅之盛夏粗
撤其敝胡君以艱去適簿楊君元正至君倜儻善
區畫遂屬之拓飾有加越明年己卯秋落成予寅
齋馮君惟慶率諸生王試輩屬余乾記其事以
諸珉余謝不敏曰王侯固儼然詞壇桓文也余
何能言即言亦惡足為侯重乃侯謂非博士先生
靡得識其詳也乾始作而歎曰甚矣襄之中興其
在今日也夫不明於陰陽者不可語人事不審於
時勢者不可語教化以余觀於王侯陰陽之數
精矣若櫺星門若泮宮若儒學門辨土卜方移而
正之孚靈毓秀此實基之矣殿有臺臺有階而登
降之儀肅矣東西兩廡為階者為甬道者為掖門
者無不井如也名宦鄉賢祠匪第葺飾且增請從
祀無不翕如也

啓聖祠

敬一亭撤而鼎新之各南向列門無不皇如也明倫

堂兩齋為題名為匾聯為窓榜為枋拱為門道無不秩如也乃天衢雲路兩坊又無不翌如也且精於庀材嚴於鳩工丹堊既施焜煌斯貴即周遭垣牆屏柵一何截然齊飭也噫嘻文明之盛千載一時矣乃侯初不以此先民事也方其下車業諮諏鄉紳父老而圖之有利於民固不與始也有害於民固復與終也亦若學宮之蠹壞亟亟焉思有以撤而新之越明年諸廢具舉三異十奇次第見諸行事如引單請改小票里甲請均肥瘠當事者並采為全晉成議矣至於門差一則之議易知單簿之法均為千古訐猷而正壇壝表古墓立學田新漏澤辨冤獄清塵牘教杼軸督種植繕城垣嚴保甲建譙鼓移坊楔新公署修邑乘種種美政史不勝書自侯視之直以為緒餘耳邊鄙敝邑一旦化為樂土非侯之善審時勢何克有此宜其有事廟學無不舉手加額相慶為二百餘年來盛舉而士

分門類事 卷之八
且日蒸蒸砥礪於文行蘄無負侯修

廟學之盛心以庶幾於人文之盛乃侯又以其政治
之暇與諸生辨析疑義諄復不勸每課試輒細為
更攬人人奉為司南即以乾之不敏藉以發覆而
與有榮施焉侯之教化不其溥且深哉夫精於陰
陽智也割俸餘廉也舉於仁民之後禮也審於時
勢之原義也始終一心誠也一舉而覘侯經綸之
素是舉也不足盡侯而實足見侯矣雖雷文翁之
治何以加哉侯諱立愛字孩之別號菁莪江西南
康縣人

重修城隍廟記

喬光大 邑人

從古建邑衛民則有城因土成城則有隍我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勅封監察司民城隍制詞畧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神司湫厖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又曰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各處城隍聰明正直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茲朕臨御之初皆

新其命至洪武三年又降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公廨設公座筆硯京師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守令主之新官到任俾與神誓伏覩聖制誠洞察幽明之情狀者歟夫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神以主之如山陵川谷各有所依今為高城深池以保障一方之民豈無所主者乎此城隍之所以為神也二氣和而五穀登實補王政所未逮焉 聖祖開基肇崇祀典咸秩無文守令之置協陽德也

城隍之設贊幽道也俾有司與誓又付以糾察之任有民社者敢以非理戕民耶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所以代天理物者端在茲矣襄邑城隍廟在縣治之北舊惟基址湫隘不堪妥神嘉靖癸未歲河南張侯榮來眎篆欲大改觀始恢宏厥制增置殿楹煥然一新視昔已夔超不侔然猶有闕而未備者邑耆議以高神不可無處宜建樂樓以備規制迺具其事以告西蜀陳侯輅侯以為此義舉也

即捐俸貲以倡衆于是好禮士民皆樂輸財効虔
共成厥績及今河南施慶元嚴督工程併舊制一
洗而維新之總計廟制正殿五楹以奉神寢殿三
楹獻殿三楹東西廊各六楹以列諸司神新建樂
樓三楹左鑿井右僧居采飾像貌併文繪四壁繚
崇垣墉咸締構雄壯堅緻端好高下中度廣狹適
宜前未備者今始克美矣行其庭者孰不儼如在
之誠承其祭者孰不致惟寅之念巍々乎一方之

巨瞻也余竊以為廟制之建事以義舉也奉神之
心道惟禮行也鑒淑慝昭禔福雨暘時若災沴不
形有感必應符之而不爽者神之所司也實所以
陰助為政者彰善癉惡敷政教於斯民也此 聖
祖建廟立神之微意合幽明而一之之道也又豈
世之淫祀徼福煮蒿妖誕者之謂耶茲役也肇造
於嘉靖庚戌之春落成于癸丑之秋事竣鄉耆衆
并供香火僧妙緣謁余請文以紀之余辭不獲忘

其鄙陋迺撫其顛末記之刻石以垂不朽云
重修昭惠靈顯王廟記
元李幹臣 邑人

蓋聞有不世出之功斯有非常祀之報所以褒忠
烈而崇節義也昭惠靈顯王威德神勇英烈忠雄
誕靈于隋剷除鉅賊不世出之功也歷代崇奉錫
命冥寵非常祀之報也祭法有謂法施于民則祀
者以勞定國則祀者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者
惟神其有焉當夫牧守嘉州犍蛟為害隳穴冷源
威武奮揚斬蛟而出拯人之瘼活人之命功奮百
代而超千禩可謂法施于民以勞定國禦大災而
捍大患者矣崇德報功足當之而罔愧矣我 元
混一區宇典禮備明甚于忠臣烈士各立有廟歲
時致祭恩至渥也定襄古名邑北城之衝神之廟
在焉歷金宋來為歲日久以致靈宇摧毀神像蕭
然識者為之憫痛惜功費多而力未易遂也至正
乙酉秋縣尹申侯首倡斯義乃屬耆舊總管張從

定襄縣志 卷之六
善良吏趙伯安張仲恩李伯祥等稱觴而詢之曰
廟頽損壞名是向者欲為葺理願侯初來政教未
行加以歲凶民力疲救荒度土功誠非政之良者
今焉頗豐將為是舉願公力為之眾皆樂從謀之
僚佐交口僉贊因各輸已俸為之勸鄉曲賢士捐
楮帑傾金資者仗義而雲屯遂量事期計工傭慮
財用群英協力以就其功勤撲斲樹垣墉陶瓴甃
百工居肆以成其美復彩績靈儀朱緣總戶金碧

棖題升其楹壘其壁甃其階神門翼室洎三靈侯
祠悉為一新輪奐焜煌翬飛鳥草觀者為之起敬
功成囑予為記余謂造化之妙莫靈于神禮文之
誠莫大于祀德莫重于興衰功莫大于補救且人
之立事立功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宥為者公
輩宥為之亦異于私己自為者矣惜其經畫之勤
逾季乃成用心勞矣哉可文琰以叙其績故撫實
而為之記爰述樂章俾襄民歌而祀之以妥神云

辭曰

神誕靈來天宮揚麾銀漢鞭金龍昂藏浩氣摩
蒼穹威靈叵測萬變通下與濁世鋤奸亮蠢爾
捷蛟敢櫻鋒青萍奮斷冷源紅神威廣被民無
訐魑魅膽攝韜其蹤爾來世遠代不全毅然廟
食欽英風靈其來止品廊崇割牲潔盛仰神功
嗟終古今昭無窮

至正丙戌冬十月望日

新創關王廟記

元寇 禧邑人

將以義為主武勇輔之然後可以不玃于物議求
之三國之際得蜀將關侯其人焉按本傳公諱羽
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少通左氏春秋先主為平原
相引為司馬周旋禦侮不避艱險及先主奔袁紹
公為曹公所得拜偏將軍禮遇甚厚然素蒙先主
舊恩誓不背須立功以報曹乃去及袁紹遣將
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曹公遣公為先鋒擊之望見
麾蓋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梟其首還紹諸將

莫能當者此其勇也表封漢壽亭侯既殺良曹公
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公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歸
先主此其義也先主為漢中王拜為前將軍假節
鉞是歲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督七軍助之禁
軍皆沒遂降麾下及斬將龐德梁郝陸渾是時威
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此其武也其餘
戰功尤多其事業著見大畧如此先主終成鼎峙
之業公多力焉當時論之以為萬人之敵自時厥

後世饗國祀諺以為進封昭烈武安王未詳也至
于民間徃々神事之鄉人銀匠胡汝楫年七十有
五性好施特輸已財立塑像于縣北靈顯王廟而
庶之別室以為鄉民香火之地像甚雄偉凜然如
生使壬人懦夫瞻之足以申其警戒而有以自責
汝楫之用心良有以也予善之故為書其歲月云
重修關王廟記

喬光大

襄邑世傳襄子遺址有古城跡在形勢北枕潯沱

河南面叢蒙山而牧水遠前迤東北六七里許入於潯沱河一方勝槩攸萃北山有漆郎洞烈士勁氣猶存南山有七巖祠貞女芳聲如昔考諸圖誌益可想見其勝邑治之北關里舊有關王廟建自勝國余觀其廟貌規制極盡巧思今之匠作弗能為意當時地靈物蕃人多氣節敦崇古道遂能建忠烈諸祠以見一時人心之趨向風俗之淳美也迄今歲久頽敝弗堪妥神邑人省祭官班設入廟興思曰王古今正直神也前之人既立廟以崇奉而荒墜弗治若是幾于瀆矣盍新之迺獨捐貲鳩材諏辰協吉課工飭度相厥物宜崇厥臺基腐者易之仆者起之塵埋污漬者刷滌而新之表以石楔周以垣墉自墜茨頽甍以及黝堊髹彩罔不精緻堅完協衷稱度遺像繪飾凜然生氣望之而敬畏心興視舊夏不相侔巍然一方之巨瞻也作始於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吉旦九月終落成班子記

余請文刻石以垂永久俾後之人勿廢也余考諸
祀典曰聖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王之功存社稷勞莫與敵捐軀報國
勤莫與京而人之崇奉也固至理之所宜况北地
與之接壤風烈之衣被者人尤感慕之不忘也嘗
讀三國史諗王之顛末矣王世本河東解人關姓
諱羽雲長其字生而魁偉雄傑稱萬人敵少負奇
節不逐俗態篤好左氏春秋故操心履歷輒有古
人風度粵漢末造王綱淪弛董卓肆張毒謀曹操
陰蓄異志群雄角逐炎燼幾息疇能倡大義于天
下為撥亂反正之舉邪獨德漢室胄感時思憤
抱中興之志欲擬迹高光洪業然尺土無階輔理
乏人志不獲伸始王微時一見德即識其有大
度謂可托身共成王霸事業遂與燕人張飛同結
手足之情堅膠漆之義崎嶇亂離間朝夕左右從
事艱險不避患難無二方是時也操挾天子以令

天下一時之豪傑雲附影從雖荀氏叔侄號有王
佐才猶屈身不顧咸以操為漢室忠臣獨主于田
獵之間照見奸偽真性乃曰今不除後必為漢室
患奮然欲誅曩使德勿止則奸雄斃於一擊漢
鼎業必潛移于魏也及同德三顧孔明整頓乾
坤揃刈亂畧奄有荊州肇基蜀邦帝業甫就王總
荊州師旌麾北指亮徒奔潰威震華夏老瞞之魄
已褫炎光之精頓復天或有意于漢兩路督戎殄

夷大難若苗蠭而熨櫛之爾中原指日可復王室
其有興乎夫何敷國中傷將星垂隕俾不世之隆
勲將成而復墜匡扶之大志鬱抑而弗伸是天果
厭漢德也惜哉由此以觀王之忠勲節概與管晏
匡周樂毅下齊羊舌氏苟息死難諸公不相上下
雖與日月爭光風霜競厲天地同久可也是于春
秋之好匪徒言之寔允蹈之也其眎懷二心失身
匪人心事汨沒卑污者奚啻天淵哉古所謂為臣

定襄縣志
卷之六
死忠為子死孝徵斯人吾誰與歸王在漢封壽亭
侯蜀漢謚壯繆侯宋真宗封義勇武安王叙名忠
烈之冠完名高節輝映千古徽號芳謚寵錫百代
血食享祀賴及萬方非幸也良本王之忠義凝結
于一心者純固堅完豐厚克實若高山之雄峙大
川之中流不隨世頽毀不目物遷移浩然獨存有
以立萬世人臣之大義後世報德報功之無盡者
豈非人心有大同之理至敬無可過之文哉茲廟
建脩有裨世教激勵人心殆非淫祀瀆禮之舉也
班子之志誠足嘉尚予也鄙不克贊辭故述其盛
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王之賦性蘊蓄孔良不榮
幸生不畏義死操履光明以植臣紀嗟唯漢末
時事叢艱懷憂思憤勦絕雄奸壯心赳赳英氣
昂々殫勤宣力巨扶是將爰愍其旅風聲雷電
仁義師行鬼蜮潛面漢運降割殉國殞身赫赫

忠節萬古如新後人仰止遠懷遺烈士典式崇
廟貌重潔神思攸慰盼蠶潛通鴻休祈錫與國
無窮

東嶽廟記

宋王 鼎

炎宋三聖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彰感聖明仁
孝皇帝于祥符三年勅河東管内爰自并門僭號
不歸正朔作梗僅三紀太宗皇帝奮赫斯之怒行
吊伐之恩拯民於塗炭躋民於仁壽又以東嶽處

青齊之境崎嶇千餘里晉人欲虔奉蒸嘗往往不
獲履於其地惟有翹首東望將其誠愨而已爰勅
下從民所欲任建祠祀東霍社准并州先降勅興
建豳夫東嶽者天之孫也視三公之秩冠五嶽之
首金篋玉策注人壽之短脩鎮地配天紀王者之
功績垂巖跨谷峽巘交陰仰瞻翠標旁睨海曲通
二儀而均四氣兆融結而定剛柔寒燠既司巋遠
成宅故得國體天步亟望遐齡赤縣神臯咸祈景

貺傳曰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徧天下者其泰山乎元列祀典首著祥經降衷于民昭格其位啓橐籥而發生庶彙垂休咎而大順黔黎斯廟之靈彼嶽之名輪奐而不可殫述耶有社長太原郡郝超呂環等三十人同發至誠建其廟貌春秋祈子嘉穀焉及有助緣副邑長霍緒都修造錄事霍恩霍晏同力同德不渝不變締構十有餘載始告厥功咸併其廟正殿三間塑天齊仁聖帝

兼真君三郎崔府君東西堂各三間塑北極五道將軍兼諸部從鬼神僅百事門樓三間其廟椽檣雲矗堯棟霞翬華皖綺疏藻繪文枕魚鱗瓦密鳳翅簷張林鳥望而却飛樵子驚而佇止鳳凰山峻遊覽者同陟白驃之巖琵琶碁深睇眇者似到太平之頂千峰萬仞滴嵐翠以趨門壽木藤蘿追清暉之落廟况當社是漢丞相霍光之別業瓜分豆剖郡有三霍之名珠潤水明遂繼千年之族其地

郤倚簡子之古堞前枕蒙山之聖水三泉合流一
川波潤朝則噴湍濺瀨韻漱玉以冷：暮則蕩霧
蒸雲蔭良田之煦：驕陽作冷火日流金斯水未
見其涸也東對七巖之神妹共施陰隲西接大鹵
之長郊亘連形勢茲廟之興也官清吏循民安俗
阜風謠逸豫禮樂興行牧主國博布政而無隱邊
民稱善以不欺預悼去思大歌來暮事簡則豪猾
自屏刑寬則狴牢屢空誤所謂上沃帝心下求民

瘼道為稔歲身作福星通倅贊善東掖官清西臺
價盛幹蠶有術替珥無時門第輝華冠蓋蟬緒然
供職于闡外咸啓賴于封中貴貽厥孫謀慶鐘爵
祿仰惟聖帝自春徂夏來恩布福禱之潛通扣之
響從率衆靈徵幽部恍惚萃聚睚眦降祉雷雨勃
兆風雪應祈涖滂沱之澤膏我田疇施滴洩之潤
茂我黍稷神貴無歇民懷有恩銘曰

偉哉東嶽群望中尊作國之公為天之孫包靈

納瑞秘乾闥坤聖主封禪率土覃恩渥金瘡玉
告厥成功白鳳導聖彤雲蔽空 祥脊集景祚
龐鴻咸躋仁壽溥扇皇風飛觀曉日僊壇聖海
吐漱玉泉捫籠霞彩出雲為雨掌福權罪蟠地
極天永光帝載九原奧壤俗厚風醇遙建祠廟
福庇蒸民長廊逶迤廣殿嶙峋阜財多稼高峙
千春巖祠顯敞灌木陰森丹雘焜耀棟宇巖欬
冷上蒙泉兮涵玉魏 蒙山兮堆金天長地久

心功不朽國盛家昌兮福轉深

增修真容院記

宋張商英大學生

打地和尚既傳心要於江西馬祖退而隱于忻之
定襄間往來深山與虎豹群居蹤跡神異人莫之
測有以佛法問者以杖打地三下或匿其杖而問
焉則開口而已大 十三年跣趺入滅門人奉真
身葬之今麗村塔是也元祐四年六月三日子行
縣往謁焉瞻其容像如生而嘆其院宇摧陋謂父

老曰古佛也緣在若境胡不少莊嚴之對曰懷是
心久矣官以告我之願也是時沙夏不雨田疇
焦槁村民所以祈請者靡所不至越一日有白氣
綢緼起于塔頂父老以報縣令孟君友馳馬至
則其氣渙而為油雲甘澤優渥沾浹禾黍再茂于
是富者輸財壯者輸力巧者輸功發于權心出于
誠敬而向之痺痼頽剝化為宏敞煥麗嗟乎父老
若之成斯宇也以打地知之乎以白氣知之乎按

若之所知不過以亘空之白氣為靈且異尔若又
焉知三世諸佛東西祖師無量光明百千變化曾
不出一舉杖之間乎若嘗以是知之雖火其骸毀
其塔可也况又增崇而嚴事之乎

定襄縣文地均糧記

傳納誨邑人

定襄田功外無他業舊惟地糧相當民不稱病時
異勢殊乃有易平原而灘塌變沃壤為沙鹵者加
以富豪兼并里胥飛詭弊端百出是以有上地而

下糧者有下地而上糧者有地而無糧者有無
 地而有糧者巨室利于輕閔小民苦于包賠獄訟
 繁興流移相望不均之患極矣隆慶改元靜寧李
 侯廷儒至思有以平之適分巡冀寧沈公按屬邑
 問民疾苦侯首上若狀公乃檄太原二守殷君廷
 舉協同李侯圖之俾沿坵履畝則壤成賦稻上
 地三十一頃六十八畝九分四釐三毫每畝科糧
 六升外加粳米一升二合五勺早上地一百一

頃五十六畝八分二釐五毫每畝六升上地一千
 七百七十三頃三十三畝二毫七絲每畝五升中
 地九百三十五頃二十四畝六分七釐八毫一絲
 每畝三升三合五勺下地七百五十七頃九十四
 畝一分八釐一絲每畝一升七合下地四百一
 十三頃五十五畝四分四釐七毫九絲每畝六合
 凡既定為編魚鱗歸併二冊以杜奸弊業兩度徵
 賦百姓皆爭先輸納鼓舞稱慶從此耕田樂業將

有永賴矣嗚乎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法久則弊通
其變使民不窮在人而已先是襄民病不均每當
賦徵輒愁苦萬狀雖有司者嚴加督責卒難終事
公一轉移間而明效大驗如此乃知仁人君子心
苟勤民其剔蠹興利造福良不小也公今晉擢陝
西大叅他日經綸參贊以上佐聖天子更化之治
下為蒼生立命亦何有量哉公諱人種直隸嘉定
人憲度慤飭功在全晉其大修襄城具存別記他
如禮祭婚喪崇獎節孝定限歲支教養惠政加意
襄人者難以悉數而修城池均地糧則大而且遠
者也是役也歷郊野計丈尺別土壤定高下置冊
籍紀成法殿守李侯實多勞勩而協恭胥勤則主
簿徐君雨典史李君樞訓導劉君承恩凡有事于
斯者皆得附書云

創開潯水渠堰記

元好問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館劉浚明之深交以潯水

新渠記為請曰潯水之源出于鴈門東山之三泉
過繁峙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竝北山而東去僕
所居橫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為可興故常
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爾朱丘村人有
賜田百頃因以雄其鄉後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
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病公為較息之計莫有助
之者且姍咲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產信
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
以渠為事開及向陽異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
而就死者事出于曠時甲乙勾連無從開釋後夫
散歸至以水田為諱安中吾里齊全美率鄉曲
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志不成僕不自
揆度以先廣威常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
鄉父兄子弟協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
始于壬寅之八月起滹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逾六
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滹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

人預議及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之留意焉余以為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為尤多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迹而增築之而其用亦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言之夫水在天地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乃天地之道蕪莽之家力

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思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以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事者乎矧天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季無供後之食事艱于慮始人習于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已分利孰為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

望于必成况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無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昧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便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驢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鍾投袂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暵為虐乃無以

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為燕虺暴巫禳禱家所誤縛手困窮咎將誰執方侯之落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淨綠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入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霑一鄉暨勞而為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儘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

聚落無丘壠特沮洳之樂而已若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才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多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于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新令限至朝請大夫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重修通利渠記

張惟善邑人

洪範五行一曰水八政二曰食蓋水生于天而威於地善于利物食生于地而用諸天切于養民之食足而後禮讓興禮讓興然後品物遂而天性全此聖人所以庶富且教脩六府和三事而為叙九疇之始也我皇元大造區宇建官分職為民立極爰開利物之源以濬養民之本凡機要之列置之

以大司農之職屬之以都水監之任因天因地務
本救荒使率土之民生養於皞皞耕耘之地含鼓
於熙熙樂利之天日遷于善而不知其為之所以
然而然者蓋有幸於茲矣河東冀寧之九原古襄
五仙之砂里地脉膏腴民俗淳厚爰自宋金里西
舊有通利之渠既湮沒矣中統至元之初里人州
將樊侯率本里同利之人選才者甲之尋其故迹
自縣城壯決引滹水注東北經神山東南趨土築
堰橫截牧馬河流灌溉本里及隣境農田遂成富
饒是後浸為洪水侵噬渠道阻隔民用功多而效
益少土益淤而水益縮加以旱暵相仍實與磽壿
無異又二十餘年矣至正壬午輝州申侯愿虔恭
為之部落王鳳作其尉雲中陳居實賓其幕又明
年癸未秀容部落李傑漢卿主其簿共憫是渠之
隳廢為之惻然合謀公選砂里幹人前務副武從
隆為之長右前長率舊甲者復通故迹相舊堰東

將里西地形高阜跨石崗剏開巨渠一節深以丈
底廣如之而廣加底廣之倍上疏其源下濬其流
竝如深廣之度接連村落首尾五十餘里支渠小
堰經緯分明溉民田無慮若干萬畝由是阻者通
滯者行凸者夷凹者平無侵噬隔礙之患而有灌
溉周流之利矣若夫力役之多寡用水之時刻人
心之曲直別有增損舊約并榜示存焉茲不復錄
今季秋從隆欲文石求懇予既荅之復考程子之

說而告之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今今簿之職邑撫千家地專百里豈特一命
而已也整六案之綱實五事之目廣學校恤飢寒
治梁道興水利致一心之中和位一方之天地所
謂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者為如何哉若然是
上不負我國家勸農之令典下不廢師帥承宣之
重寄有以流潤澤于無窮也里人共識之是為記

三園記

王

教翰林編修
大梁人

三園者何教民園養濟園漏澤園也在縣城右約
二百五十丈許舊惟閔武隙地不名三園合三于
一蓋張侯為初置云候政循治理尚事神恤民崇
教善俗故自視事來精白一心具舉百廢以廟學
壇院暨縣治諸署漸已落成乃移財力之余推義
起此事若微則大關係功若微則大經綸利若微
則大發用惟智者足語之則亦惟仁者能行之智
者察物察物斯道以明仁者愛人愛人斯惠以公
侯于此初未計也夫民知教斯戎、成則國賴以
守恃養為濟有濟則可驅以教濟而至於漏澤養
道備矣茲關係故大園地以鰾鹵廢棄侯則易荒
就熟俾疆俾理且引漳水入渠互使滋滌灌鰾資
饒已見二稔於乎若前人能為之邑氓當食利久
矣今而後鰾鹵荒廢治用此道地有遺利者乎茲
經綸豈小補哉先是侯于縣儀門右構有行義倉
一區豫儲園穀以預發賑定推幼而學者而茂德

乃或不能婚葬則量以賙給若妄自侵費及予非其人皆準以監守自盜官物如事則用以義者不
 大與夫三園固不可以盡侯之政可以見侯之心
 矣比之飾偽敗俗厲民裕已者相去為何如侯名
 榮字仁卿河南祥符人鄉進士之有道者也為能
 酌裁古人以潤澤今法庶幹雅動可式從所置
 教民園墻計二百七十五堵俱五山塚口演武亭
 一將臺一門樓一養濟園三百一十一堵一蜡廟
 一神厨二門樓二漏澤園二百一十一堵后土祠
 一耳房二門樓一園四余各伐石識其界計周四
 共一千二百二十九步後之繼侯而增飾者尚嘗
 邈求此心以徵于斯言嘉靖五年二月日

重修聖阜祠記

李敬齋

進士
灤城人

正譌以附古因救以作新振奇以耀後皆君子之
 所圖世人之所憚也彼悠悠者譌方吾襲奚暇言
 救方吾媮奚暇新奇方吾揜又奚暇開厥后邪予

觀忻居太原孔道驛使需索如雨昨以益罷政以
益煩惟賢帥樊侯為州旦夕煦摩如春民用安
居政用報成故凡君子之所圖者悉舉焉且忻距
定襄四十里襄東北劣一舍有聖阜祠載古祀典
人代變換耆老妄傳乃目之李牛神若阿武婆治
與小姑彭即此稱號不根茲其乖謬而人無有知
之者至侯始能參考地志循實定名以復其祠
既陳廟中更狹陋歲時獻酬褊側混淆大失所以
事神禮若出滯起廢迺有司所當急而人所當恤
之者至侯始能撤去敝陋擴大增崇為之一新環
祠四望翠岑挿空林烟溪霏滅沒揮豁千彙萬狀
然高必梯深必繩乃得快意若茲阜平地突起近
在唐皇之間杖屨從容飯飽一登便獲無盡歲樂
發揚勝概賢所當樂而人無有厭之者至侯始能
鑰闕奉郵且沼且泚以溫方來一後斲而諸美具
併于是益知正譌以附古因敕以作新振奇以耀

後皆君子之所圖而世人之所憚也雖然竊有疑焉當侯少年以武斷鄉曲逮壯以百戰取富貴顧眎裡祠之廢舉名稱之正否與夫勝地之顯晦若不相干涉是宜迤邐遺棄忘過而弗問也乃官用心於世人之所憚使譎斯正敝斯新奇斯振其意何哉吾靜思而深慮之遂得其說焉侯自入仕以來迄今退休日與名士大夫游天資已自高曠而見聞加博則所立之上早夫又奚若僕迺潦倒老書主

雖不足以辱侯之知異日從侯登臨酒酣思發分韻賦詩猶能詠山水之清暉道臯壤之至性用誇

詡于四方庶幾乎不負作者之心已大德十一年六月庚

日記

遊神山記

傅納誨

襄山脉從東北來群峰連絡若馳若突至牧溪之東勢若少駐而後南逾溪而西有山曰神山發地峭監孤立平野故名或又以為群山之遺也又名

遺山之陰潯沱橫蕩而東山之陽牧水環漚而入於潯沱山川佳勝處也我心齋安父母蒞任之初望而竒焉越歲春暖之辰率僚暨屬下生携琴挾尊往游其間刈穢尋塗窮高極遠詭石怪木虎蹲而龍盤嘉葩細草抽黃而剪綠公憑之息之風之適之藉之怡之是日也宿雨初晴惠風和暢遠而眺七巖叢蒙聯嵐含輝隱顯有無俯而窺牧汀沱渚沙鳥溪雲浮沉出沒旁而覽花村麥壠舞風掀浪簇錦流青命僕辭琴剖罇列坐而庥焉飛觴盡日限韻賦詩交獻互酬更唱迭和皞皞乎蕩乎乎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于茲藐焉中處也公曰客亦知夫山與人乎莊嚴而厚重者丈夫之偉度也孤峭而高潔者君子之雅操也興雲雨而肖形色者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山也而莫非神也周覽八極者空中之樓閣也牢籠萬狀者心上之經綸也民物恬而景序熙者老安少懷之天傍花隨柳

之趣也人也而莫非神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
已築巖子若見大意焉遽然再拜而謝曰命之矣
谷沂風詠之義少而讀之此其明微乎乃知天壤
間流動而充滿者皆是也非盡性盡人物之性者
不能以獨得豈惟茲山也哉柳子曰造物者之設
是久矣而盡之于今然則茲山也其遺于俗而不
遺于公有公之神之而始見其神也歟

夢游心齋記

安嘉士知縣

丁丑秋九月既望余邀客携一琴一罇登襄南之
七巖山瞻叢蒙望滹沱右探忻口左窺五臺幽淵
野壑右檜脩篁豁目平嵩參差若畫余顧客曰偉
哉觀乎遂命騎者射僕者歌剖罇而飲不覺夕陽
西下客告歸余猶徘徊不忍去橫琴而枕卧于七
巖之塌夢有客自外至曰子之游至此洵可樂矣
特未底于心齋耳余曰心齋何所客曰此去不遠
有一鄉名曰莫知鄉其田最廣田之中結一小齋

即此所也余曰盍往觀乎客道之余步其後行不
數里果見一鄉其田平坦蕩然洞達八荒無疆
理之殊溝洫之別與他壤不同余曰此田可種乎
客曰惟種道德禾稼非所有也亦可樹乎曰惟樹
仁義卉木非所宜也及造其齋門牖不設墻垣不
脩上無所庇幕乎天也下無所藉席乎地也齋之
中復建神明一舍其宇穹隆名曰太宇其臺巍峩
名曰靈臺四時不行而風光自別百物不生而景

色自殊余曰懿哉此齋也居之者誰歟客曰昔者
堯舜居之以執中名齋而茅茨不剪禹居之以精
一名齋而宮室益卑湯居之而纘舊文王居之而
維新周公居之而建明堂孔子居之而開洙泗子
路升此齋矣而未入其室顏子入此齋矣而未達
一間其餘日月至焉或不得其門而居之者鮮矣
柰何後世尚虛無者以此齋而匿佛老靈臺其壞
矣慕清淨者以此齋而廬神僊太宇其頽矣樂縱

橫者以此齋而屯甲兵神明之舍其荒蕪矣寥
千載及于有宋諸儒起而脩葺之金井玉淵光風
霽月增此齋之勝概也盆魚活水庭草交翠培此
齋之生意也排異端之說斥二家之非掃滌此齋
之污穢也雖未能盡復其初而堯舜以來相傳之
遺址迄今賴之以不泯矣余嘆曰懿哉此齋也今
得無居之者乎客咲余亦笑俄然而醒惟見東山
之月白

思奉亭記

張 榮知縣

思奉亭者定襄令思親迎養所政令不逮而誨及
子弟之所也令貫太梁嘉靖二年初荷 朝命至
季夏六月八境凡百廢墜極力整頓而猶不逮遂
迎親問焉至四年三月遣吏役往迎苦宅敝不堪
親處於縣衙東度閑墻地起土為垣下濶五尺許
崇丈二尺有奇其下址東西長三十三丈有六尺
濶七丈有二尺上圍以針棘作亭其中亭止三間

柱基九尺八窗四楹黝堊丹綠床卓帷椅亦粗為
併亭之四圍植以松杉亭之兩傍樹以花草亭窓
一啓四觀在目視其南有張思對座銘之敞眎其
北有范魯公箴子之戒轉而西視危城踞漢有峻
潔之垣墻移而東視恠石摩空有聳翠之竒峰亭
小而有具見遠而無遺俾親寓亭中亦可放目騁
懷會覽遶趣落成于四月既望五月初吏役還親
以阻隔山河不果來七月終復請九月朔始至安

親亭上率子弟踴躍亭下獻服食奏管絃群童擊
鼓節僚朋滿座竟日成歡已而客散親坐而問曰
兒令襄職乎否乎余正襟對曰始令至今乃勵三
事勤六職早夜戴星不遑寧處鋤強恤良累激好
學調貧士理公所脩城池掩露墓樹程途禮竒童
醫瘡疾別冤枉清賦役嚴吏卒脩武備毀淫祠節
財愛人之類皆兒已行間有一二不逮如強屯霸
定土侵占西南一隅大為民害兒蚤夜徬徨奏請

定襄縣志 卷之八 嘉靖五年六月立石
閣不行吁產去賦存因而流離者十常八九且會
冤誣枉而死者六人至于印信乃縣治之寶一旦
姦謀竊去缺印半載後雖獲完終身愧赧若繼後
有人余無足慮惟子弟之學日荒未暇造就是皆
兒所不逮者親聞而恠曰子弟廢學盍擇師而教
虎兇出柙謂誰之咎蓋無處而祿是素餐也素餐
而養不辱親乎余稽首伏地忽起而書諸亭以為
後來循良善處者告

敬一亭

明肅皇御製敬一亭箴有序夫敬者存其心而不
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
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
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
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為元后受天付託承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心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兢懷畏慎於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一協夫此敬一為天子之職庶不忝於祖厥

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於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本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敷陳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勗云
人有此心 萬理咸具 體而行之 惟德是據
敬焉一焉 所當先務 匪一弗純 匪敬弗聚

元后奉天 長此萬夫 發政施仁 期保鴻圖

敬怠純駁 應驗頓殊 徵諸天人 如鼓答桴

朕荷天眷 為民之主 德或不類 以為大懼

惟敬惟一 執之甚固 畏天勤民 不遑寧處

曰敬惟何 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

肅于明廷 慎于閒居 省躬察咎 敬戒無虞

曰一惟何 純乎天理 弗參以三 弗貳以二

行顧其言 終如其始 靜虛無欲 日新不已

聖賢法言 脩見諸經 我其識之 擇善必精

左右輔弼 貴於忠 我其任之 鑒別必明

斯之謂一 斯之謂敬 君臣既修 萬邦則正

天親民懷 永延厥慶 光前垂後 綿衍蕃盛

咨爾諸侯 卿與大夫 以至士庶 一遵斯謨

主敬協一 罔敢或渝 以保祿位 以完其軀

古有盤銘 目接心警 湯敬日躋 一德受命

朕為斯箴 拳拳希聖 庶幾湯心 底于嘉靖

至聖贊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奉

勅敬書

御製至聖先師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易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

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任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搗筆而為

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習著
察含道奚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
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
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
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
經百家紛紛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美牆可晤孔子
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

義中正秉彛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
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擣毫仰
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
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
山巖巖東海泱泱墻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
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四賢贊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戶部尚書文華殿

大學士張玉書奉

勅敬書

御製四賢贊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姿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揚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
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
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
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
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樸樸
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

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狃難
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
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
原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
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
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襟荒誕之談取友
親師悉化僑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
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

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
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
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
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迹褻朴濫竊章縫返
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
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
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
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

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厥初
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其時敷檢踰閑何所不至
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
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
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
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
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
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勿儆

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奉

旨頒發

重修磚城記

王時炯 知縣

攷全晉之城郭崇墉峻堞轟若斷岸長雲者不可枚舉蓋古人創建經營締造不恤一勞而規萬世之利也襄邑逼處雁門古稱用武之地地勢平衍無險可據非城郭完固何恃而無恐溯襄城舊址周遭二十五里相傳趙襄子所築厥後徙築古城內東北隅延袤四里七十三步卑薄不堪守屢中虜患嘉隆間倥偬修繕洎萬 元年後增卑培薄

定襄縣志 卷之八
厥功偉焉距今垂百年諸頽塌衝齧之處歲久彌甚余承乏以來思欲亟為振興以固疆圉顧襄邑地瘠民貧力役畚鍤豈能咄嗟立辦逡巡者久之今

聖天子臨馭萬方車書一統凡郡邑之所隸星羅棋布信足以壯金湯資保障矣猶慮承平日久上厯宸衷頒示中外咸使修葺良以城之為言盛也所以居民與衆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余用是進襄之

士民而語之曰萍翽思利築城思堅吾不能勿費而能使民無傾蓋藏以佐費吾不能勿勞而能使民無以版築荒南畝衆皆感泣爰以余之倡捐薄俸為的從而集議者有舉人薄鳳儀薄而堅貢生薄雲翔張天植等從而監工者有生員蘭之彥周毓英牛昭等共估計南門磚城一十三丈護城四十二丈池堰二百二十二丈有奇經始於是年三月初十日至五月初十日而竣厥事望之巍然屹立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六十一
如削斯齊如引斯直熊蹲虎視提封永固所謂費而不傾勞而無荒者余甚為吾士民相慰藉也太史公曰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為本吾更願與士民共勗之是為記

遵奉闕里志記

前八

余束髮授書時 嚴君庭訓曰吾家僻處天末去京師萬里餘孤懸海島先大夫世受 國恩敦素尚質日下鍵以攻木業不預戶外事言一無稽行一

不義輒頰赤若撻市朝方能出處無異致余謹受命

今上癸丑 嚴君由明經 廷試過東魯仰瞻闕里見其車服禮器郁郁彬彬居常嚮往之謂吾儒讀聖人書不得親炙聖人之居殊愧聖人之徒也迨秉鐸增城課文講學時出所携闕里志與諸生相折衷因而修 殿廡陳籩豆虔恭將事罔敢戲渝湔除陋習一遵先民之矩不數年以 祖母春秋

高陳情終養越五稔補授陽春區畫如故要皆素位而行不尸其功也丙戌春余謁銓北上拜別嚴君復諄諄然誠之曰此行毋恣矯誣毋獵華膺毋奔競而自詡毋封殖以自雄且世之縮符蒞土者簿書鞅掌之外別有所營雖庭除之近蕪穢不治城隍解館亭障之頽傾剝蝕概置勿問而矧夫子之宮牆乎余又謹受命爰趣裝就道度梅嶺泛長江陟常玉山遍覽虎丘西湖之勝凡歷騁都邑

必詢

文廟而低徊焉是秋留山左者浹旬竊幸尼山泗水咫尺可通乃坐以他事沮竟若羹牆見堯河洛思禹同一虛願也是冬入都門掣晉之定襄丁亥正月下弦抵任數日屆春丁隨訪舊例牲殺器皿多缺畧弗備爰捐俸添設及秋仲值廣文馮君士儼來雅有同心一切事宜斟酌詳核閱六載於茲矣凡兩廡木主悉照闕里志補入其簠簋尊罍案盛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志
庶品必潔必豐必齋宿而後承大祭雖有司分內
事亦恪遵庭訓之一端我 嚴君聞之應蹶然色
喜也是為記

重修文廟祭器記

前人

且吾儒棲息仁義之域游精道德之塗不溺文辭
不牯聲利抗志潛修謂他日置身清廟明堂表章
絕業用光俎豆匪異人任也乃一行作吏簿書錢
穀填委胸臆雖二仲大祭例有成規而或奉行為

具文簡率從事間有刻意訪求者喜藻績而獵浮
華祭器之蕪陋習焉勿察遂至日廢月弛而莫知
所底極良可慨也考禮記有虞氏之尊曰泰夏后
氏之尊曰山壘殷曰著周曰犧象而闕里志備載
四代禮他可知已新安朱子曰舊禮器圖樣並依
聶崇義之製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質用銅厥後多
有易竹木為瓦磁者始雖麗久乃剝落余蒞任以
來思欲倣古以竹木準今以瓦磁又慮浸淫歲月

之久必至漸滅毀蝕而後已於是易以錫焉鎔而
新之其不足者濟以木自殿廡及啓聖名宦等祠
凡一切所需者纖悉畢備度諸學宮由茲而俎登
豆列陟降有儀祀事罔忒是舉也倣摹古制捐貲
虔設實以贖厥前愆敢云有光祀典哉然天下事
因陋而就簡則觀瞻不肅一旦起而釐訂之整齊
之遂克救敝補偏彷彿當年遺意以垂諸不朽因
述其事之始末及其器之名數俾後之人知余妄

靈竭虔之本志云爾

新建省牲所記

前人

晉陽多勵行淬學之儒而襄之士亦劬於詩禮鴻
翥鴻漸歷代都有此

聖教之所以日隆而蒙其澤者衆也考襄之

文廟建於縣治之東自大成殿兩廡櫺星門及明倫
堂兩齋皆棟桷覆瓦圻墁丹碧之飾壯麗光彩巍
然煥然矣獨宰割牲牢迄無定所嘗見每歲二仲

丁祭告虔時輝煌殿廡之前承羊錯陳刀俎溷列
歲久相沿恬不爲恠余慨然者久之會以修葺城
垣之役經營畚鍤未暇相度其地創而舉之以贖
前愆然試思

文廟之光昌繚垣雲矗飛檐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
闕鬱其特起凡在與斯祭者莫不濟濟蹒蹒恪恭
寅肅豈容此庖厨雜還牙僧棟極乎廣文馮君明
經牛翰垣徧閱宮牆之內得隙地在殿廡之西約

七丈有奇銳志圖厥成來商於余余乃瞿然起曰
有是哉事之似緩而實急者此物此志也爰承捐
俸如干命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削蕪穢而平之不
匝月而告竣焉吁爰聖靈光俎豆典誠鉅也區區
土木之微敢書以垂後乎亦庶幾廟制之休隆殫
其誠慤不使稍有餘憾而已

重修義學記

前人

古今以文章取士士非此無繇進薄海內外莫不

建立義學凡以埤學校所不及也然所謂文章者
匪僅剽獵口競斧藻以應有司之求也蓋文以載
道道根於性而發之文則含英咀華醞藉宏遠舉
而措之體以明也用以達也反是駢麗纂組文雖
工特枝詞耳

國家何須於士而豫養造就之義不亦荒乎襄舊有
義學散諸村落者什存二三其在縣治之東者歲
久不葺浸以敝茂草頽壁中士少絃誦余蒞任後

增飭而恢拓之爰集士子講習於其間暇時輒進
而督課焉夫人之趨嚮憧擾則徒靜壹則專每見
勵行淬學之徒刻意求進而磨礱攻錯之無具勢
必有見異而遷中道而畫者今也萃之於塾勿使
他有所營其為經則易書詩禮樂春秋者是其為
教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者是其為學
則孔孟之道及闡閩濂洛之訓詁者是明倫廣業
甘道義而澹勢利安在古今人不相及哉雖然塾

雖設而餼廩弗供脯脩常缺其歷久勿輟者幾希
攷義學每歲有田陸拾餘畝載糧貳石壹斗有奇
僅可贍師生而輸將不足余乃喟然嘆曰為民司
牧不克多方措濟而忍令以供賦之役重困吾博
士弟子員乎雖捐俸代墊歷有年所余實滋慙焉
歲壬辰適有奸民隱匿上地陸拾畝載糧捌斗捌
升餘詳明

府憲趙 業批准撥入義學以助生徒日用譬諸
充膳庖者非畫餅蔽風雨者非蜃樓而匡坐鼓歌
斯饑罔歎矣若夫博學篤行日異而歲不同以接
洙泗之心傳以闡朱程之奧旨均於焉是賴匪但
曰人文彪炳科甲蟬聯以為一邑光也

定襄縣學田記

馮士儼教諭

丁亥秋余乘鐸來襄得覲

王侯萬翁貌藹氣冲進退有禮一握手驩若平生
諸籍籍人口碑者不具贅惟就宮牆而論大約規

制循舊而薨楠城址蟠密倍之甃甌垣墉堅厚倍之丹碧黝堊絳采倍之猗與美哉殿廡維新春秋釋奠時齋戒宿廟恪恭將事凡與祭者跛倚悉化肅肅雍雍而未已也兩廡先儒之木主闕略紛錯相沿者久王侯悉遵闕里志位次秩然大備此皆平昔所講求而家學淵源大可見矣而未已也豆籩簠簋核以數焉爵斝釶爐鎔以錫範以金焉若神厨若牲房次第相度以時創修視昔加虔焉而未已也按學田之舊額壹頃有奇歲久為豪猾侵削勘丈恢復俾勿失厥初復因里民隱種山地壹頃柒拾餘畝詳明批撥學宮每歲收租若干石以為修葺資振興學校非千載一時平而未已也重建義學以匡學校所不逮又慮其無所贍以葺之也訪舊田若干畝外值民間首出膏地陸拾畝有奇撥入義學以為博士弟子員篝燈之費一時士子絃歌翕成雅尚是猶儲材於鄧林韞珠於合

浦也襄雖叢爾彬彬鄒魯矣而未已也襄志垂百
年荒略幾墜 王侯力舉而增續之存信闕疑裁
浮闕謬遂使山川人物田賦官師一切釐然具舉
政事文章殆兼擅其美云抑又聞珠崖瓊海之間
代有名人如丘文莊先生具曠世才作世史正綱
以垂不朽 王侯其文莊後身乎不然何才學之
淹貫相伯仲也余無文自慙媿鄙為覩縷其大略
以紀之敢剽獵虛聲貽爾士林羞乎哉

薄 婦贊并序

顧香臨 知縣

晉之定襄處士薄君諱檢有 婦閻氏年二十
六而夫亡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
尊章撫孤而慈理家而儉數十載如一日今年
六十有三矣訓子建功登甲午鄉薦其母苦節
懿行父老能流傳之余樂為表揚以為風化光
乃作贊曰

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人倫惟夫惟

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

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

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 為常從一而終

顛沛匪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

正媿媿婦容媿襄之薄秉德允 令儀孔焯宜於

尊章協於姍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

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清于溫則曰既老

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

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消可泐我則

不易我葺我巢我雛哢哢載翔載翱鳴于九霄天

錫之祉 婦有子為國之損為民所視人曰孝子

第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 人曰 婦眉壽未

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於書圖 婦

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於里閭帝命是旌邦

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薄母閭孺人大節解

趙 褊 教諭

襄邑甲午孝廉薄君建功節母閻孺人年二十餘
撫遺孤登鄉薦既請於朝夫奉恩命恐其格
而不行也乃孝廉君自狀曰勤瘁幽苦精白純
吾母氏之德也余惟八者備婦道全巾幘綱常屹
屹乎大節也哉方其與夫永訣以死自誓而弱嬰
在抱家素窶日事女紅兼之和熊畫荻盖有崎嶇
拮据不遑暇逸者勤矣惟茲藐孤以延宗祀之一
綫乳乳在疚疾用勤而逝者不返終身悼之奚
必殘形毀體始為慘哉瘁矣壅闕閔恤鼠憂不陽
如在晦冥黯然神傷雖猶托於世未亡人耳百爾
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
若聲可不謂幽焉其或斷髮以自困茹荼以自疲
相從九泉滋忉怛耳拂亂煩寃甘此沈鬱可不謂
苦焉立孤難於殉葬善後重於捐軀二者權衡大
義乃辨非托於難以竊便非居於重以圖存母子
夫婦無遺憾焉此則精之至也譬若繪事受采者

定襄縣志 卷之六 藝文七十三
無瑕譬若玉人抱璞者不垢况乎屏膏沐躬衽織
足不踰閭此則白之至也若夫秉志不回如山嶽
之莫可搖動者然溝瀆之諒匹夫婦類能為之非
正也不以弋名而意自愜不以釣譽而理自完孰
有如孺人之且純者乎余雖耄倘猶及見孝廉
君之對大廷擢翰苑遍歷清要勛業揭天壤於孺
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純大節有過人者
故媿媿為之解

漏澤園記

王時炯

聖王在上民無夭札物無疵癘時和而年豐猗歟
休哉何風之隆也然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衆莫
不群相待命苟德澤所被或有漏於覆載勢必僂
焉不克終日故有生贍其身者曰養濟園死庇其
骨者曰漏澤園之二者誠不可偏廢也前人蓋嘗
論之獨恨其未詳耳余因續刊邑乘遍尋古蹟一
切剝落蕪沒者按圖而索若壇壝墓壤諸遺制炳

炳烺烺昭揭方冊肯令小民蠶食鯨吞而不割然
一恢復乎追其地豁其糧諒補救之法亦當如是
也惟茲漏澤園地畝迭經遷徙易起混淆溯舊地
在西城外二里許以鹹鹵不堪埋瘞遂廢萬
十四年改城北社稷壇為之又緣諸生李遇春以
近宅不便出城北鹽房頭地六畝一分六厘相易
此雖權宜變通之術而日以弊叢侵占所由來矣
歲壬辰簿書閒暇偶率縣尉履畝清查其地果為
奸民占種如私家業幾歷有年所嗟嗟寒壟蕭蕭
燐火閃爍枯骨何辜罹此暴露爰勘丈明白命工
揭其碑之踣者樹諸畦埒俾咸知此地之為漏澤
園不得仍恣耕耨以滋罪戾即起古人於今日應
亦無遺恫乎雖然有可乘者時之所逮也不可定
者勢之所趨也時有可乘雖數千百年廢墜之業
舉得尋源溯委以勿失厥初不然極其勢之所趨
世遠年湮遑遑有畫以畛域勒以珉而一往過

焉為榛莽矣再往過焉為丘墟矣歷之又久而豪
強開阡陌伐墜塋致貧無卜葬者徒束手灑涕於
荒煙蔓草間而莫敢控訴豈不悲哉爰鑿之石以
俟後之司茲土者稍留意焉

定襄縣編審碑記

薄鳳儀 邑舉人

皇上御極之五十年適我

邑侯王父母蒞襄之五載也下車以來百廢俱興
政教煥然越茲辛卯編審士民益樂觀厥成

侯先期傳集閭邑紳衿里老廣咨利弊兼訪舊規
以求盡善衆因舉歷來都甲各不相侵之陳例以
告 侯曰襄邑彈丸而拘拘以都甲為程冰計也
於是成算在胸遵照

本府通飭之四款令各都里長糧書甲頭約地人
等將上次編審舊額本年應成新丁各造花名細
冊並將年歲糧石死逃殘疾與所作生業一一注
明臨審之際首查死逃之虛實幼丁之有無以定

成除次核糧石之多寡田畝之肥磽以酌陞擦閭
縣公編通盤均筭總以閭邑現在之人充閭邑現
在之丁而從前捏報漏報暨此里彼里不容轉移
諸弊已芟除殆盡矣按康熙四十五年間舊額共
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丁 侯本年編審共除過逃
亡老廢鰥寡孤獨三千八百三十一丁通筭五千
零五則以裏例每則納銀一錢扣之共除過銀五
百兩五錢凡皆以十六歲以上之殷實壯丁補之

尚有未足則又擇糧石之盈餘者量為增加以完
其額至門則之或上或中或下審畢隨張榜文親
加核實毫不假手胥役舉裏民數十年逃亡賠累
之積苦一洗而空之是役也旁叅衆議裁以獨斷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因時制宜斟酌盡善事竣之
日貧富思感閭邑歡呼因連名具詞以編審允協
輿情良規洵堪法守仰祈申請 各憲俯准立石
以垂永久等情環籲案下我 侯亦念人民貧富

定襄縣志 卷之八
無常地糧轉移靡定倘後之司此土者徒執其法而不原其立法之意又安知以糧濟丁之法不轉而為按糧加丁之累包賠攤賠之幸免於今日者不轉而為代人受累之始基乎爰備錄情詞通詳上憲蒙

本府正堂加一級趙 批據詳編審丁差釐剔夙弊核實增除具見實心任事深為可嘉又據紳衿呈請立石以垂永久如詳行仍取碑摹報查繳茲

因呈詳文詞頗繁不能罄謹臚其大概而著之石以示不朽云

清丈隱占官地碑記

薄雯翔 邑歲貢

天下郡縣所治莫不有社稷壇壝等蹟用以昭祀典崇國體也故邑乘記載備極詳明凡壇廟基址之廣袤濶隘縷晰條分井然不可紊屹然不可移我襄萬 年間南康王公大修縣治續刊邑乘獲畝規畫一一筆之於書宜無有弁髦而覬覦者何

民之蚩蚩擅將社稷壇壝教場演武漏澤園等原
額一項二畝餘內之地陸續開首並將趙襄子墓
壤日朘月削吁嘻此豈細故哉先後守土者歷百
年之久傳舍周章習矣不察一任官地之浸漁古
制之蕪沒豈其中竟無可為之一日乎良由不得
勝任之人坐令煌煌鉅典浸湮而不可問耳今我
王侯以粵東雋望蒞茲蕞爾邑有冰蘖聲六載以
來百廢具舉鳴琴而治恢恢游刃歲壬辰恭遇

皇恩蠲賦吏罷催科之政民游樂利之天乘此間暇
將若存若亡之文獻若斷若續之典章毅然起而
校訂之旁摭博採因見社稷等蹟十存一二訪得
民間隱占地七十一畝七厘八毫輾轉相售首糧
一石四斗九升一合四勺八抄四撮三圭七粒七
粟爰再四籌度欲不加查核則官地有虧未免出
押毀積之咎欲不為豁除則民糧難辦不無殃子
累孫之苦計惟有地糧悉併在官姑免深求以故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七十一
群情踴躍久假盡歸仍募佃耕種穡糧之餘貯作
每歲修廢補墜之資庸此良法上請
府憲批允遵行此一役也釐剔精詳撫綏盡善則
壤既有實額成賦亦無虛賠視百年前之王公後
先若相待焉我襄何幸而得此賢父母哉若夫深
仁厚澤浹髓淪肌邑之父老子弟皆能道之第就
事直書雖原委留之案牘記撰登之簡編而必勒
諸珉者以誌良法美意民自不能忘也

重修學宮碑記

王會隆知縣

甲辰歲余承乏茲邑下車伊始恭謁學展拜瞻仰
之次見其規模非甚湫隘而廟貌歌殘頗難寓目
蓋其修葺者歷年久也其大成殿內

至聖先賢儼然德容可欽亦復金碧剝落顏色闇淡
不禁悚然久之因揖學齋樊王二君而進之曰計
無有急於此者矣吾捐金二君協力焉二君踴躍
應命且言曰襄之士夙有志乎此曾請允前任杜

公䟽已成而杜公去今 侯之來慨然振興以爲
己任其亦斯文之幸而聖宇光昌之期乎於是合
集城關諸生相與共謀度其工之難易酌其費之
多寡而樊王二君特持䟽下鄉僕僕徵逐凡數閱
月而得捐費若干金由是於諸生中遴其幹而才
者任之以事誰職錢貨誰司簿籍庀材鳩工無不
各界以人其經始也先之櫺星戟門兩門而漸而
暨之若大殿若東西廡若名宦鄉賢祠若前後四

角門以至環而繞之墻莫不塗次丹雘次第而奏
功而後煌煌奕奕氣象一新而費斧亦適於是乎
告竭矣先是余以大工未易驟成而釋奠在邇
至聖先賢既有象可仰而采繪凋落懼非所以修祀
事爰於捐俸外先奉銀六兩以爲丹青顏色之用
中間 至聖像室及左右四配十哲之龕閣悉令
丹以油漆閣前各施幔帳以蔽之此則經營於未
工之日者至此而殿內殿外丹輝碧映煥然改觀

孰不謂聖域之崇新有期乎嗟乎學宮於諸生爲本原之地數十年來不啻鞠爲茂草而奮跡之士亦寥寥無幾焉一旦振而興之工甫告竣而聯翩而上者一榜四人且皆列魁數直爲全晉所希有將來鵬奮鸞薦後先繼美正未有艾則修人事以轉氣運良有不爽也是役也起於甲辰三月竣於丙午十月樊君名度中王君名鑑與有勞焉而荆君益祺者則繼王君而襄事者也鳩首諸生若張天植傅調鳳韓名臣樊作哲梁尚巖樊翰韓文趙傳弼臣李世昌韓齊黃夏勳喬耀趙斌同心協贊勤敏赴方皆功不可沒例應附名於此以爲後之起者勸焉

先農壇碑記

前人

民邦之本也食民之天也惟聖人天下爲家保民而爲計周重粟而爲慮遠故古者祈穀耕籍制祀以爲國典稱大事焉至遐陬僻壤亦不無豚酒之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二十一
祝而曠典則未之聞也我

皇上薄海同闡推敬天勤民之意使遐邇大小臣工
俱得榮叨有事蓋合萬方爲在宥而引一夫爲已
憂也臣王會隆等奉

命卜壤立

先農廟五楹籍田四畝九分每歲仲春舉行盛典噫
嘻

恩綸溥被茅節皆春自此天降康年民其永登仁壽
之域歟壇成爲記而刻諸石

忠義孝弟祠記

樊度中教諭

古之忠臣義士莫不秉天之正氣植人之常紀足
以防維於古今而砥柱其中流也然人往風微湮
沒何限雖其忠肝義胆止以存順歿寧非必希冀
於不朽而有心世道者能無慨歎雍正元年欽奉
恩詔以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俾於學宮之內立廟
三楹用標姓氏以垂永久猗歟休哉篤志孤忠托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十三
乾坤而俱遠抗懷守義倚日月以爲光非惟數人之幸抑亦百世之芳也故廟成而爲之記

節孝祠宇記

荆益祺訓導

嘗考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立人之行節爲最孝爲尤即求之讀書談道之士往往難言而况於巾幗乎哉雖然巾幗中不少丈夫也我襄地僻民淳風猶近古節烈孝行邑乘不絕此其人皆備歷艱辛自矢天日惟以樹節盡孝爲謹謂非正氣不磨而天性未漓者乎但蘭生幽谷闡揚固有待也欣逢皇上御極之元年

恩綸普洽介石騰輝使司邑者立廟而俎豆焉而後乃今知不朽夫人誠自立於天地間亦何患其盛而無傳也謹卜地察院街東建廟三楹坊楔一座於其落成而立石以記之

王侯化民樂輸善政記

薄學之邑庠生

爲政當積弛成玩之餘忽焉而施以振作維新之

化人未有不疑其難而畏其嚴者久之而畏者以
喜疑者以釋且服其法良而意美澤今而傳後如
邑侯王公之化民樂輸是也甲辰仲春我公以
益津名雋來署襄篆未及匝旬而歌聲徧野其念
切民艱殷殷致詢者無非爲興利除害計是公
之仁政尚未盡施而本源之仁心已盡露矣士民
悅服不約而同奔赴

憲轅呈請實授幸遂輿情三年以來感公之廉
戴公之德真有言之不盡頌之無名者如朔望
講約風雨必至又特刊廣布家喻戶曉公之宣
化也聽訟明決案牘不滯使吏無可挾役無所擾
公之體恤民情也編審通行大典歷來賣丁移丁
之弊不一而足公則矢天誓日毫無私隱墜擦
增除均適乎公公之留心門差也種種善政難
以悉數第襄邑僻處邊陲少商賈多稼穡惟茲正
供倍屬艱窘而人無遠慮自貽伊戚即夏秋豐登

之日觀望延挨任意花耗來春青黃不接之時限於奏銷勢難刻緩其艱苦有甚於當年完納者嗟悔莫及後復仍然此固愚民之積玩亦在上者之莫或振作也我公蒞任之初逋賦孔多遂集斯民而諭之曰吾民以一年而積數年之逋勢必以一年而徵數年之糧以數年之糧而供之一年曷若以一年之糧完之一年拮据在一時而從容在永久也願吾民早完國課勉為良民反復諄切終日不輟襄民間之竊以為難而畏其嚴也而我

公復籌畫盡善勸農重粟以開其源禁賭節用以杜其奢其他耗費民財如支應行戶供應夫馬鋪墊安置一切利官病民之陋弊二十三條詳革殆盡是以襄邑士庶傾心悅服輸將恐後歷今三載非但追呼不擾更喜獎勵時沾彈丸凋疲之區毫無逋賦而民各安堵非公之良法何以至是士民具呈請詳存案以勵來茲荷蒙各

憲褒嘉批允茲敬勒石庶幾垂法於億萬斯年云
定襄縣編審碑記
郭 瀚 邑庠生

丙午秋

王侯蒞任三載也政通人和百廢具興適承

憲檄有編審之役於是矢公矢慎博採群言徧詢

利弊期以適協乎公惴惴焉惟不克勝任之是懼

論者病之念我 侯下車以來裁革里費約已愛

民非不至周且悉而加意二仲祭器崇重鄉飲酒

禮課士勤農輕徭薄歛小民已登衽席而至於編

戶之丁徭滋弊百端有難悉革者蓋以里胥之欺

隱益以富豪之鑽營捏報漏報盈縮老幼混於無

跡致令司牧者莫辨其所以然况編審雖有定額

而挹彼注斯之間未免寧為有餘毋為不足之計

乃民之無良恣意貪緣不肖胥吏射利作奸以致

田連阡陌而莫辨丁徭地無立錐而更苦賠累興

言及此不勝疾首而我 侯則以肫懇之意精明

定襄縣志 卷之八 藝文志
之識詳閱戶口之盈虛熟察田產之肥瘠蚩蚩小
民欺之不忍隱之不能故其情畢獻而墜擦增除
不啻取諸其懷而予之以各得又創置門單以爲
里民之執照刻時發榜以昭奸僨之無庸由是殷
實素封之家樂於輸將而疲癯殘疾貧獨鰥寡者
更得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事竣請勒諸石以誌
民情之不能忘亦有望於後之司茲土者嗣爲撫
恤焉已耳

廣濟渠碑記

卽舊名
滹水渠

張二酉 邑增生

環襄皆山有滹沱水自西北來迤而東橫流若帶
其沿河田肥美民殷富獨山鳳等都居山之陽去
河遠甚地形高厥土燥一遇旱暵居民如寄縱極
撫綏不可留噫亦造化之無可如何也然有以人
事補天時之憾濟地脉之窮者莫水利若也舊渠
起自州鎮忻口蝦墓石經灰嶺四家莊白村十里
許入縣界灌溉不啻萬畝利誠溥哉溯原乃宋爾

定襄縣志 卷之六 藝文志
朱氏始開後喬十萬齊全美繼之而成於州倅李
子成邑誌元好問渠堰記具載至明洪武年間始
廢越二百年餘二酉曾大父諱梧擁貲巨富憫閭
里凋敝具呈本縣劉申撫院曹復准買州地置石
洞估工折用約費千金渠遂大行不三年與州民
小忿甲乙勾連成大怨兼際天雨連綿渠幾湮沒
論者謂氣數使然不知實其人之有待也康熙二
十一年荒疫之後又值亢暘人心惶怖

邑侯趙公肅下車他務未遑即以水利下詢生員
李鼎臣鄉民李業等以此渠備陳其狀公毅然
曰爾朱氏創於前余獨不能繼於後乎爰據呈詳
報各上臺批允會同州牧柯踏勘審理心力幾瘁
渠路始通州縣各具印結士民俱輸服供狀立有
成案顧愚民狃目前之便安不思計久遠富者以
費重為辭貧者又諉於枵腹之難勝二酉等徧歷
諸曠勸得夫名一百八十刻日興工公隨捐百金

為畚鍤力役之費經始於蒞政之十月朔落成於
明年九月終計工三萬七千有零折銀一千一百
餘兩豈期大利將興忽遭異常地震兩載之勞墮
於瞬息人心鮮有不憊者而公志益堅復集衆申
諭謂天之所以壞此渠者正天之所以永此渠也
於是簡爾徭緩爾征再捐俸如前且親行勸課縣
尉胡公亦時為督責開導四十餘里其間穿山逾
嶺架壑通流合前工共五萬七千餘名折銀幾費
二千兩而萬年美利肇基於此行見北山陽一帶
磽瘠變為膏腴向之流離者悉操耒耜率妻子而
歸我樂土非公之力誰與歸公諱繼普字天衢古
三韓人也二酉等世食其德無由報稱特叙其始
末以誌公之澤於不衰

官庄渠碑記

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為立石永垂事蒙

巡撫達 於康熙十四年間據本縣李逢元等告

為霸明遺產匿價隱稅事周昌祚等呈為霸水
國遠斷辱官滕天飾罪事並批太原府具轉行
忻州柯會同定襄縣具履池踏驗逐一審究
如官庄村屋地歷不徵糧等情原委在案石難贅
叙獨呂布池馬跑柳鉢東凹諸泉斷令兩村各使
五分築堦為界呈詳到府轉詳到院蒙駁布
政司土仍批太原府行縣疊審申府轉司
蒙司覆移鴈平道張參看妥確蒙批中糧府三

親詣定襄履畝細訊看得李逢元周昌祚等互
訐一案已經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疊審七次職不
復縷贅以滋案牘之煩謹遵院司批駁而陳列
之蓋縣冊有米而全書由單未開者因十二年之
摠書張軌承造全書軌係民書不知屯中地額止
據更名大糧並粳米原額折銀八百二十四兩五
錢零捏地三百七十四頃六十九畝零每畝二分
五毫逢元以此為口實而與難端今職追尋十二

年以前之冊得該縣順治六年十年印信冊二本
並申 司請發順治四年冊二本查官庄共三色
稻地十頃二十五畝五分七厘一毫二絲共粳米
一百六石四斗六升八合七勺五抄折銀一百四
十四兩七錢九分七厘五毫稻上地每畝一斗一
升每斗折銀一錢三分六厘稻中地九升稻下地
七升且官庄之粳米折銀其來已久而一百四十
四兩七錢九分七厘五毫即在八百二十四兩五

錢零之額內張軌所造全書止存銀額而抹去稻
地粳米折銀之數竟以屯地一畝捏作下地七畝
概以二分五毫科銀夫普天之下州縣皆有上中
下等從無一則起科者張軌之外錯罪不容誅而
據此謂官庄屯之並無粳米每畝止完二分五毫
欲以入周昌祚等之罪其可乎至如呂布池用水
分數該縣責令鄉約石鳳台等查照魚鱗舊冊文
明小霍村粳米稻地十一頃八十八畝零官庄村

粳米稻地十頃二十五畝五分零斷小霍村用水
五分半官庄村用水四分半此因均地之畝數而
斷也忻州以兩村地不甚相懸而小霍切近官庄
甚遠各用五分又因用水之遠近而斷也太原府
叅看仍照四六用水此遵前 兩院舊卷仍以前
捏之地畝多寡而斷也今細閱舊卷前 兩院四
六之批止據小霍村詞稱伊有稻地一十八頃有
奇官庄止十頃零未經核丈地畝多寡之實數今

二年間告狀爭水之李煥尚存審供當日告狀小
霍原多捏地七頃希圖多分水來是罔上行私之
罪狀三十餘年因今日之丈地核實而始發覺吐
露則今日不追罔上行私之罪幸矣而魁元尚思
四六用水且強引別區別村之地畝以充小霍之
數其目中意中視該縣魚鱗舊冊區號冊皆等於
十二年以後赤 之捏造人盡可欺詭終難破黠
而且肆一至此乎應照 憲允州詳兩村各用五

分將池丈明於池內平分照舊築堦為界各由渠
路使水不許中途決口截流兩不相侵如馬跑柳
鉢東四諸泉亦隨池界為界立石垂久庶爭端可
杜然池在小霍村中涓滴皆沾實惠官庄離池七
里許引灌之力勞滲洩之路廣防上流截決之心
苦雖斷五分不及小霍之三分職不敢毫有偏徇
以欺天日也至魁元之霸水前審已有李郁春夏
昌泰之供不待再四推敲而得其情狀也其周昌

祿詞稱魁元等將旱作稻將熟作荒應照縣冊造
起止年分追貯縣庫候文去解以旱作稻永不許
種稻伏候 憲奪呈詳到 道轉文過 司申詳
到 院蒙 巡撫土 批如詳發落繳蒙此擬合
咨前去查照批詳內事理煩將李魁元李新喜等
名下應追銀兩各照起止年分追貯縣庫取具實
收各二本送司以憑轉呈其呂布池馬跑諸泉兩
村各用五分築堦為界勿容中途決口截流立石

垂久至官庄更名地畝額輸粳米折徵銀兩飭令
該縣刊入由單庶錢糧畫一以憑轉呈施行移詳
到道轉行到廳蒙此仰定襄縣官吏照批詳內
事理逐一施行以報遵依以憑轉呈須至碑者
碑立縣治二門外定襄縣知縣吳會暉立

神山渠碑記

為遵奉立石以均水利事師家灣小王村與神山
村舊有通利古渠一道歷年積弊多端於康熙四

十六年間梁元福智耀梁逢辰梁尚峻師佳仁趙

奇閻啓賢閻啓惠閻洪業閻寶選閻學仁等與侯

秉忠互訟新任縣主王案下蒙斷各村通利古

渠自滹沱河取水而師家灣小王村地畝俱藉以

灌溉者積有歲年每春秋二季各村派工挑濬因

設立渠長互相糾查此誠一勞永逸水利得均計

甚善也獨是神山村地廣人稠旌視一方借稱渠

長錄士之名科派村民所以有無工銀三十三張

頂筭夫工五百六十一名以致各村士民連名具控廢時失業非得已也庭審之際衆口供吐如一獨監生侯秉忠嗷嗷致辨以此渠原係借他們使水等語殊不知借者乃一時權宜之計今兩村取水業經數百餘年不獨志書碑文彰彰足據即閭村公議約單亦載有師家灣小王村士民在上天下以物借人者果如是又遠乎窺秉忠等之心實以渠長錄士俱係伊村承認弊習相沿牢不可破耳其借端科歛本應按究姑念事起有因暫存寬典以後諭令各村照地開挑公應渠長止許免本身工一名此外再敢借稱無工銀名色本縣執法如山定行申究決不使魑魅魍魎橫行鄉曲也錄供存案奉

本府正堂加一級趙 批嗣后各照舊例輪流使水神山村設立渠長一名師家灣等村設立渠長一名止免本身工銀一張不許抗違科歛誠為妥便

為此遵行立石以垂不朽云康熙四十九年孟夏
吉日師家灣小王村士民等仝立

郡憲詳 撫軍批允渠路看語

為吞霸水利等事看得侯秉忠等與智耀等皆係
定襄縣士民也一居神山村一居師家灣兩村地
土接壤均藉通利渠水澆灌歷有年矣迨至康熙
四十六年師家灣之梁元福等因神山村侯秉忠
等借地多人眾設立渠長錄士之名內有無工鍤

三十三張頂算夫工五百六十一名希圖賣水射
利控縣審明將無工鍤革除立碑永照舊例使水
至於四十七年梁元福於侯秉忠村中用水之日
挑渠先行灌溉秉忠以違例截霸情詞控府隨經
調閱縣卷備牌駁審嗣據縣詳侯秉忠勢阻於前
梁元福等違例於後俱有不應念事經二載詳請
免議前來隨批嗣後各照舊例輪流使水令神山
村設立渠長一名師家灣等村設立渠長一名止

免本身工銀一張不許抗違阻截科斂併飭確查
各村地畝工銀的數使水時日先後取具兩造遵
依去後該縣因侯秉忠抗不遵依連人解府正在
示審間侯秉忠等遂以吞霸水利咽喉割斷等詞
奔控 憲轅也智耀等亦以借渠剝膏欺官藐法
等事列款訐訴均蒙批府查報遵即提齊詞內犯
証并調各案卷宗到府覆加確訊雖據侯秉忠供
稱通利古渠係神山村渠路與王進村師家灣毫

無干涉但查縣志開載神山村渠起庄頭村經比
關王進村師家灣入神山即通利渠之故源也是
王進村師家灣皆居此渠之傍在神山村之上流
也明矣二村既在渠傍斷未有不藉渠水澆地之
理再查縣志開載王進村渠從縣北抵師家灣晉
府屯地多賴焉是王進村渠水所澆者止係屯地
而無民地在內也又明矣侯秉忠等藉王進村另
有渠路之說遂謂神山村渠與師家灣王進村無

定襄縣志 卷之六 藝文九十七
涉智耀等將王進村渠內之屯地朦朧欲在神山
村渠內澆灌均有不合本應究擬念係合村公事
姑從寬免茲據該縣查明各村地畝分別民屯數
目前來相應於各村共地六十二頃六十畝有餘
內除去智耀等屯地七十四畝應在王進村渠澆
灌不得於神山渠澆灌外以每四十畝地使水一
時四頃八十畝使水一日一夜永為定例間有隔
村買賣地畝地主更易者即隨地畝多寡派鋤興

工按時分水毋許挾越紊亂致滋訟端侯秉忠所
告智耀等硬應渠長擅入新鋤及梁五梁六伏路
要殺各情由均屬虛誣智耀列款許告事屬遠年
俱在 赦前曾經該縣斷結均請免議是否允協
統候 憲裁

巡撫都察院加四級紀錄四次蘇 批如詳行其
侯秉忠智耀等俱從寬免議繳

詳請 郡憲革除渠長看語

定襄縣志 卷之八
為違斷抗詳等事看得生員智耀等與監生侯秉忠等抗斷截渠疊訟不休荷蒙

憲臺電察情形親審定案 讞語煌煌永宜恪遵

詎今三月二十六日智耀等以違斷抗詳等詞具控四月初三日侯秉忠亦以塞渠殺命事具控彼此互訐卑職正在拘訊間而智耀等以經 天審

蒙 院允等詞上控蒙 憲飭查卑職凜遵

憲檄隨喚一千人犯逐加研訊據智耀供師家灣

小王村止有渠長一名而神山村原立渠長一名今添立渠長一十六名霸水貽害是真隨詢神山村十六家除郝載賡侯成度等未經到案外所有侯德茂等僉供小的們都是渠長是除智耀等屯田之鋤原屬侯秉忠說的等語則知秉忠故智復萌矣及詢侯秉忠供稱智耀有屯地二十頃如今捏告止七十四畝伏查民屯地畝業經卑職查明分別民屯數目已奉 憲斷除去智耀屯地七十

四畝應在王進村渠澆灌不得於神山村渠澆灌其不能撓越也明矣在侯秉忠必欲鼓衆除鋤設長邀利惟恐水落石出乃巧捏民屯二字以為逞刁健訟之張本殊不知師家灣等村共立渠長一名神山村一村獨立渠長一名疊奉審斷不許抗違今據神山村侯德茂等一十六家儼然自認渠長不諱而以秉忠主使為辭且據侯德茂等復有分訟下情一詞公籲前來卑職細繹其情侯秉忠

恃監護身不恃違斷截鋤欺凌隔村之智耀等即同村共渠之侯德茂等亦係聽其指揮受其約束則是秉忠之雄踞一方妨農病鄰所當急為究擬者也今將智耀與侯秉忠互訐原呈一併申送憲轅仰借 憲威提究或將侯秉忠違斷霸渠之處重罰以示懲儆或將侯德茂等設立一十六家渠長名色檄行革除分別枷責仍飭令遵照舊斷按時分水各具遵依以儆刁風以安農業緣奉批

查事理卑職不敢擅專伏乞 憲臺批示遵行

本府正堂加一級趙 批據詳侯秉忠恃監違斷

私立渠長甚屬不法本應提究姑念時值農忙暫

從寬免仰即飭令遵照前斷按時分水將私立一

十六家渠長概行革除取侯秉忠遵依報查如敢

再抗不遵立即解府親訊繳縣卷併發

按舊志不載詳看以地方事宜臚列案牘歷久因或錯訛也不知案牘紛贖紀載簡明况民命所關水利綦重襄邑河渠不下三十餘道順水之性雖數千百年流通無碍惟神山等渠據舊志開載甚

明晰而豪強胥吏訟不休肆

上憲犀燭神奸會經懲創而此習終鋼所謂革其而

而未革其心也誠語煌煌開錄於志與民

之永息閭爭毋揚其波而沉溺不之返乎



